**【从近期校闹事件谈起】王维审：当教育只剩下纵容**

**前言：前些日子，惊闻我们建湖县本地发生一起小学二年级女家长，冲进课堂掌掴老师恶性事件，联想到全国各地不断出现的袭师伤师事件，作为老师们，五味杂陈。教育没有那么复杂，也没有那么简单。今天转发王维审老师的一篇文章，和大家一起谈师论教。**

**远古有记载：“舜耕地，牛不走道，舜鞭己不责牛。”牛不走道，舜为什么要鞭己不责牛？这说明了什么？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他当时的心情？很多人根据现代人的观念这样解释：牛不走正确的路，是因为人没有引导好，牛自己是不知道的，所以不应该责罚牛，应该追究自己的责任。并更进一步强加给现代的教育，以此来要求老师们仿效古人，对那些问题学生要反思自己，绝对不能把责任放在学生身上。**

**于是，当某重点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在课堂上看小说，因为老师没收了他的书，两人发生了口角，最终这名学生手持利刃，亲手杀死了班主任时，不绝于耳的却是这样的评论：“孩子是受教育者，他之所以犯错，是教育者失职。”于是，当发生了北京某艺术职校的“辱师事件”后，就有某教育专家跳出来说，“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，孩子没有错。”这些论调都有要求教师做到“牛不走道，舜鞭己不责牛”这种境界的感觉。**

**当错在学生、老师连生命权益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，这些一味指责教育者的专家是否想到，一味的放任，一味的包容，将会培养出怎样的学生？这种宗教信徒式的宽容、忍辱负重难道就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？**

**很多人相信教育是是万能的（当然不是那些一线的教育者），“没有教不好的学生，只有做不好的教育”式的“教育万能论”现在很是时髦，特别是在那些教育大家或者专家们看来：只要是教育出了错，学生做错了事，那么责任一定在于教师。不管学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，甚至是犯了罪，都会以一句“要以教育为主”类的永远正确却大而空的话作为结束语。其实，这种假大空的语言，或者是语录式的口号，在实际的教育中丝毫无助于问题的解决。**

**不知不觉中，我们的教育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没有了底线的宽容其实成了对学生的纵容。教育已经宽松的有点过了，超越了溺爱成了一种放纵。一边是日益难管的学生，一边是某些人高高在上的豪言壮语，中间便是可怜兮兮、战战兢兢教书的老师。我们的教育给了学生充分的自由，宽松的氛围，温馨的生活。不准排名次，害怕学生承担不起；不准批评学生，害怕伤害了那些脆弱的心灵；犯了错误也养表扬，那是给了学生人性的关怀……但是我们的社会也是这样吗？社会生活不需要竞争吗？公务员考试不需要名次吗？在社会上犯了罪不需要惩罚吗？**

**此外，把学生负担过重的责任强加给老师，那么它又会折射出多少教育者的尴尬与无奈呢？ 是谁在给老师排名呢？是谁还在用高考选拔人才呢？老师只是跟着指挥棒在跑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他们也是受害者，至少老师不是负担的源责任者。**

**老师们拥有教育者的名义，却没有教育的权利。人们纷纷用自己的想法给教育戴上沉重的镣铐，却要老师戴着镣铐去跳轻松的舞。有人把教育的理智溺爱成了一簇轻飘飘的棉花糖，却要老师用它把铁块锤炼成锋利的宝剑；有人把教育的权利弱化成了一把薄纸刀，却要老师用它清理杂乱的果枝。教育需要雕琢，就会有疼痛；教育需要清理，就会有删除。没有惩罚的教育，是不完整的教育，日本的宽松教育已经显现出了严重的弊端，他们也开始修正自己的教育理念，西方的教育里从来没有确实必要的惩罚，甚至是更加严厉的惩戒。我不否认一个眼神改变一个学生的教育神话，在某个特殊的教育环境里，这种神话是可以存在的，但是神话毕竟是神话，离现实的教育还是有一段距离，理智的教育应该是有爱有罚的教育。**

**美国哈佛大学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。哈佛的一名学生私自将校图书馆的一册珍本带出，后主动向学校认错并归还图书。霍里厄克校长肯定其勇气和诚实，接着还是将这名学生开除。20世纪80年代，日本一名女中学生因坚持留校方禁止的长发被除名，学生家长诉至法院而败诉，法院认为，日本之所以有今天，靠的是严守纪律。**

**可在我们教育语境中，在对素质教育的偏解下，校纪校规却束手无策，显得那么软弱无力，规章制度以爱的名义一味地退让，底线一天天降低。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无所畏惧，上学时对校纪校规、对教师无所畏惧，成人后就会对法律无所畏惧，做人就会没有底线。一个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的人，你还能指望他成为遵纪守法、品德高尚的有用之才吗？**

**我始终认为，当教育只剩下纵容，就绝不仅仅是教育的不幸。**